

世界流传的手抄本
★
黑白律师

黑白律师

韩启照◎著

非黑非白
亦正亦邪

黑白律師

韩启照◎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白律师 / 韩启照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2

ISBN 978-7-80623-927-8

I. 黑… II. 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6143 号

作 者	韩启照
出版统筹	单占生 丹 飞
选题策划	陈 静 丹 飞
责任编辑	杨彦玲
特约编辑	黄志坚
美术编辑	李定斌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校对	丁淑芳
发行总监	陈霖霏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
邮政编码	450011
承印单位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 1000mm
印 张	18
字 数	35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927-8
定 价	26.80 元

引子

门开了。

我看到了老张那张笑呵呵的肥脸。老张这小子怎么也能当法官，我一直在纳闷。和老张打过无数次交道，知道他的办事风格。这老小子这几年一帆风顺，听说下一步就要提为民事庭的庭长。

我送给了老张一个外号：见钱眼张。但是，老张收钱很有原则，不是什么钱都收。不熟的人不收，案情分明的不收。每次给钱我心里都要骂他一次，这个老滑头比猴都精。

鄙视老张的为人是一回事，但和他的关系处理得却很好，平时都是拍肩膀以兄弟相称。

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不妨碍我做“好律师”，向来“好律师”都离不开老张这样的法官。

我随手把门关上，紧紧地反锁上。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关门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家酒店的臧仁阁我不知道来了多少次，里面的每把椅子、每块地毯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老张每次都是选择这里，我都有点恶心了，真不知道他腻歪不腻歪。

我从BOSS挎包里拿出一个鼓鼓的信封放到桌子上，老张眯着眼嘿嘿干笑一声，“老弟，不好意思，破费了。”说完，动作很熟练地将信封放到自己的一个破手提包里。狗日的老张，我又给你开了一年工资了。

“我那个案子你可要放在心上，被撞的当事人确实挺惨，判赔的时候倾斜点。”我不忘提醒他一下，并且想用“惨”字来打动一下他。老张一摆手：“不用废话了，这事还用你提醒，我知道怎么做。”

“那是那是，老哥办事我放心。”没有摸清老张的确切意思，但我还是赶紧恭维一下。

“吃完饭再走吧？”我想利用吃饭的时间和老张“探讨”一下案情。老张再次摆了一下他的肥手：“不用，我还有急事。”老张向来是不和我客气的。平时来这里吃饭、洗澡、桑拿一般是免不了的，我知道他今天肯定有事。

老张提着自己有点破旧的公文包急匆匆地走出酒店大门，我站在门口目送着他走到马路上。



忽然一辆摩托车从老张面前疾驶而过，老张手里的提包已经不翼而飞。

“抢劫了！”随后听见了老张的大叫。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老张已经横穿马路追了过去。忽然又听见“咣”的一声巨响，一辆红色的夏利撞在路上隔离栏上停了下来。

老张的身子从车前飞了出去，越过隔离栏，划出半截并不优美的弧线，落在了对面的人行道上。

第一章

我被称为明山市第一年轻律师才俊，我一直相信自己是配这个称号的。三十岁，男人如花的年龄，每年近百万的进账，在这个中等城市是足可引以为豪的。小时候做律师就是我的梦想，毕业后的八年，凭着自己的奋斗，我成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今天一大早，主任老秦就叫住了我，让我到市司法局参加一个会。我最反感参加这种枯燥无聊的会议，老秦应该是知道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还让我参加。老秦一直把我看做所里的摇钱树，做事一般不违背我的意愿。

现在律师事务所虽然脱钩改制了，但是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律师事务所多多少少还和司法局存在着血肉联系，司法局在开会时喜欢把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叫来聆训，表明你律师事务所还是在我的领导下。

我挂着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名头，但是从来没有去司法局参加过什么会。今天老秦不知道怎么考虑的，我再三询问，这个老家伙也不说为什么，只说自己今天上午有个庭要开，局里这次会议有非常重要的事，必须派个所主任去。

市司法局的三层小楼还是九十年代初建起来的，现在看起来显得有些破旧。市里的经济这几年不景气，除了国税、财政、公安这样的财势部门经济稍微宽松，市里大部分局委办公条件都不怎么样。

明山市的发展是靠煤起家的，七十年代末还只是一个小镇，八十年代后山发现了煤田，十年间明山市迅速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市，但是当跨入二十一世纪时，该采的煤和该挖的矿基本都采挖完了后，全市经济失去了支柱，急速下滑，GDP由过去全省前五名退到现在的倒数第三。

明山市一下处在迷茫之中，不知道如何向前走了，虽然口中也吆喝着经济转型，但吆喝了五六年到现在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转。这两年中央三令五申关闭小煤窑，对一些枯竭型煤矿企业也采取关停并转。明山市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失业群体突然猛增，破产企业职工分流安置问题变得历史性的严峻起来。

想起职工分流安置，我心中猛地一惊，老秦让我来开会该不会是为了这事吧？！靠，这

个老家伙，如果真被我猜着了，回去不把你的老骨头给拆了。

上个月接手了一个熟人介绍的案子。市矿务局下属的西山煤矿关闭停产了，八百多号工人突然没了饭碗，而且解除合同后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无法到位，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在市政府静坐了一个多星期，但是没有达到任何效果，最后有人提议将矿务局的西山煤矿告上法院。最开始是在市劳动保障局申请劳动仲裁，市里指示劳动保障局不准受理，工人们又起诉到法院。

一个朋友将这个案子介绍给了我。最开始我也不想接这个案子，知道这种涉及企业改制的案子最麻烦，但是看到案子标的接近五百来万，代理费弄得好可到手十来万。案子其实很简单，按照规定关闭企业应当支付给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相应的经济补偿金，但是西山煤矿却不愿意支付那么大一笔补偿费给工人。

现在办事就得靠舆论，靠压力，我告诉领头的王小栓，虽然把西山煤矿告上了法院，每天静坐上访依然要进行，继续给市政府施加压力，但是不要有过激行为，防止被市政府抓住把柄。这就叫诉讼、上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过了几天，老秦把我偷偷叫到他的办公室。“你小子是否接了涉及矿务局的一个案子？”老秦问道。

“案子受理审批手续不还是你办的吗？”这个老家伙总是喜欢装糊涂。

“市里不让律师揽和企业改制的事，你赶紧撤了吧，好好跟当事人解释一下。”老秦一本正经的。

“市里说什么就是什么！？人家中央还积极鼓励律师参与企业改制。”我最烦听什么市里市里的，市里这帮官僚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总是喜欢把我们律师当做不安定分子。

“老弟，我可告诉你了，这可是市里让我转告你的。你自己决定，出事了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老秦最后撂下这样一句话。

律师讲的就是诚信，我能够有今天也在于此，出尔反尔我是不愿意做的。这件事老秦以后没有再问过我，我自然也没有当回事。

今天老秦突然让我来开会，会不会就是为了这事？这个老东西，也太不厚道了，竟然不提前告诉我。既然来都来了，司法局还能把我吃了？再说好久没来司法局看看了。

走进司法局大院，门卫老头竟然不让我进，解释半天也没有用，司法局的大门一年我难得踏进几次，难怪老头如此。无奈我只好拿出律师证，老头认真地拿到手里翻了翻，并且严肃地对我说：“以后来要主动出示证件！”

我靠，足够我晕了！这老头把司法局当成国务院了？没有跟老头过多计较，昂首进入了司法局大楼。会议室在三层。好久没有爬过楼梯，上到三楼竟然有些喘气。看来以后得加强锻炼了，省得未老先衰，浪费了大好青春。

会议室门敞开着，老远就听到了云强所的杨杠救和司法局的女干部打情骂俏的声音。他这个拗口古怪的名字也是有来历的，听他妈说发洪水被冲走，被一个杨树干给挡住才捡回小命，之后他妈就把他的名字改成杨杠救了。估计老杨要是被头驴救了，名字肯定变成杨驴救了。

“老杨，看你今天面色红润，春光荡漾啊。”我主动打起了招呼，表示我的到来。

“稀客，真是稀客。那阵风把我们的陈大律师吹进司法局了。”杨杠救扭头一看是我，故作夸张地说道。

“锦荣老弟，昨天庭上你可够阴的，以后给老哥留点余地哟。”这是至诚所的老吴。昨天刚在庭上和他交过手，被我整得一塌糊涂。

“哪里哪里，你老吴太夸张了！”我跟他们互相打着哈哈，以示互相问候，然后找到一个空位坐了下来。鼻里立刻送来一阵女人的幽香，扭头一看，司法局的女科长刘小丽正坐在我旁边。

刘小丽的公公赵金平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赵金平在市领导班子里只是排名第五，但他是从明山市基层上来的干部，在市里势力根深蒂固，实际权力在另外两个副书记之上，除了书记市长外很少人敢惹他。但是刘小丽的老公赵志强却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在外拈花惹草，吃喝玩乐，无所不能。

刘小丽模样算不得非常漂亮，但拥有一副惹火的身材，该大的大，该小的小，女人味十足。虽然是冬天，穿着较厚，但是那好身材仍然可以让你浮想联翩。我认识刘小丽是在前年的律师继续教育培训会上，之后又互相碰过几次面，互相感觉还不错。

刘小丽的口碑很好，没有传出风流幽怨之类的故事，属于适合做老婆的那一类女人。我对刘小丽的感觉其实还不错。唉，但是她却嫁给了赵志强这个花花公子，整天只能做个怨妇独守空房，真是可惜了！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屋内突然安静下来。抬头一看，司法局的局长们鱼贯而入。一把手吴奉贤走在前面，拿着日记本，昂首挺胸，目不斜视。他以前做过县长，听说还出了点成绩，但是不知道后来怎么被调到司法局做局长。后面依次按照领导班子里的排序，走过来的是康副局长、史副局长、邵副局长以及纪检组长董长路。

这几个副局长我和邵副局长比较熟悉，他年纪较轻，三十五岁左右，主管律师工作，政治前途还比较光明。我和他比较谈得来，私下吃饭交流过很多次，其他几位副局长只是在饭局上见过几次，之间没有过多交往。

我最受不了这种完全程序化的会议，固定的人员，固定的内容，固定的腔调，一次会开下来需要两三个小时，直接能把你憋闷死，最后你还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这也是我不愿来开会的最主要的原因。

经过刚才那么一折腾，我好像忘了这次会议可能涉及我。我什么场面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小会还能把我吃了不成？我正了正领带，拉了拉西装，身子向上挺了挺。

会议由副局长老康主持，机关会议的主持都有自己的规律，一般都是由二把手主持。副局长老史传达了市里经济工作会议精神。NND，不知道经济工作和你们的司法行政工作有多大关系，还值得专门开会传达。

其他几位副手先后宣读了一些文件，弄得我昏昏欲睡，这种会真是要命。最后，局长老吴开始讲话。无非总结了一下前段时间的工作，要求落实好市里会议精神之类的，最后转到安全稳定上来。

老吴首先强调了一下安全稳定的重要性，提出司法局要在安全稳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强调律师要配合市里做好稳定工作，特别是对于企业改制工作的法律委托要把握好尺度。果然不出我所料，话题开始向我身上转移了。

“当前我市企业改制任务很重，特别是到年终，下岗职工与企业间矛盾突出，司法行政部门要在安抚稳定职工上积极配合市里做工作，律师也要尽量利用法律来安抚下岗职工情绪。过去大家也都积极配合市里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在此表示感谢。”副局长老史立刻带头鼓起掌来，会议室随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老吴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继续做起报告来：“但是，目前我们的工作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我们一些律师身上。个别律师在维护稳定上不但帮忙做工作，反而起煽风点火的作用，唯恐天下不乱。”老吴讲完这句话，抬头意味深长地扫了我一眼。会议室里的眼睛像跟着指向标一样都对准了我，领导的中心作用体现得就是明显。

好个老小子，矛头真的对准我了。旁边的刘小丽用胳膊在桌下轻轻碰了我一下，提醒我老吴是在针对我。我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形势，仍然面不改色，纹丝不动，假装不知道，看他能把我咋样。

老吴继续在讲：“现在有些人认为律师脱离政府部门了，把自己当成自由人，就可以无法无天，想怎样就怎样，这种观念是极其错误的！律师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律师，律师不但要讲法律，还要讲政治，步调要与市委市政府保持一致。

“前几天白市长专门和我进行谈话，对当前做好企业改制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有个别律师我已经间接地提醒过你，让你别乱插手市里企业改制中下岗职工问题，但是你竟然把我的话当做耳旁风，不但擅自接受不该接受的案子，还鼓动下岗职工上访静坐。别忘了你的证是我们司法行政部门发的，我们也有权收回！”最后一句话说得有点斩钉截铁的味道。

这个老吴，点到为止就行了，非要点明了，逼我下不了台！不能再忍了，否则显得太窝囊。我举了一下手，站了起来。大家没有想到我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会议室的气氛倏然变得紧张起来，所有人把目光都对准了我。

“吴局长，我知道你说的‘你’就是我，我对你的有些话想谈点自己的看法。”我尽量保持着语气的平静，显示出一个职业律师应有的风度，“我认为帮助下岗职工通过诉讼的渠道追讨经济补偿金是符合法律程序的，这也是作为一个律师的权利和职责。下岗职工上访的方式虽然有些过激，但相对于企业要赖扣发工人的血汗钱，也就没有什么不对。再说，法律赋予了人民群众上访的权利，这个我们没有权利剥夺。”

局长老吴的脸拉了下来：“小陈律师，既然你挑明了，我就明确告诉你。我们不能只盯着法律，把法律当成幌子，还要注意市里的政策和领导的指示，孤立的唯法也是不科学的。我们提醒你，是想帮助你，否则最后收不住尾就迟了，你知道这次上访给市里的稳定带来多恶劣的影响吗？！书记市长要是追究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还孤立的唯法？我还就唯法了！你别拿书记市长来压我，担不担当关我鸟事，市里又没有拧着我的乌纱帽。“吴局长。”本应该叫你老吴才对，给你老头子一个面子，“我认为唯法没有什么不对，至少我唯法不犯法。职工上访如果违法了，你可以叫市政府把他们全抓起来。”

“那你认为我会犯法了！你以为市政府不敢抓吗，那个领头的王小栓就应该被抓起来判刑！背后出谋划策的人也脱不了干系！”老吴脸色由黑色转为了酱色，突然抬手拍了一下桌子。这个老吴还真发飙了！

“小陈，你这是什么态度！哪有这么对吴局长说话的？！”副局长老康发话了。这个马屁精！

“小陈，注意态度！”邵副局长为了避免老吴尴尬，“快跟吴局长道个歉。”

“吴局长，你别误会，我不是说你犯法，但我也是严格依法行使我的权利。如果市委市政府认为我触犯了法律，可以依法追究我的法律责任。”我认为我该坚持的原则还要坚持，坚持原则就是我的原则。

“你少跟我讲什么依法行使权利。你别以为你是无官一身轻，想怎样就怎样！”老吴这次彻底被我“征服”了，气得使劲把手中的笔摔到桌上，“那好哇！你继续去坚持你的原则去，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我看你能闹腾多久！”

坚持就坚持，你又不发工资！走就走，我看你还能咋了？我合起了那个作为开会道具的本子，塞进我的老板挎包，扭身离开了会议室。我知道我留给会议室的将是一片惊诧！管不了那么多了……

今天真是郁闷，从司法局大院走出来，凉风嗖嗖，一股寒意袭上身来。刚才确实有点冲动，这下和司法局彻底崩了，以后麻烦肯定少不了。转念一想，崩就崩了，我又不是你老吴的科长、科员，还能拿我怎么着？没有错犯到他们头上，还真敢把我的证给撤了！我不告晕你丫的才怪呢。

抬手看了一下表，中午十二点了，不用回律师所了，老秦的账回头跟他算。先找个地方放松一下，干脆找沈军、江伟那两个死党出来一起吃饭。我们仨从小混到大，这两小子上了

个中专就出来混社会了。

沈军老爸是市发改委主任，这小子仗着他老爸的关系，自己开了个建筑公司折腾房地产，这两年钱赚得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江伟跟在沈军后面，也喝了不少“汤”。

电话打过去，沈军说正陪客户吃饭，没有时间过来，让我直接去嘉乐酒店，他吃完饭后过来。今天来司法局没有开车，我溜达着走到嘉乐酒店，一路上仔细看了看这个城市，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感觉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变化。

到酒店要了一盘回锅肉、一盘青菜、一罐啤酒，这是我的老习惯，到哪都喜欢点这两个菜。沈军他们嘲笑我是乡下人，品位太低，整天吃肉都不腻。吃完后一点多钟了，还不见沈军那两个小子的影子。

我来到酒店后面的洗浴中心，进去舒舒服服泡了个澡，之后叫了个女技师浑身上下按了一遍，浑身轻松，上午不快的事情也忘到九霄云外。

迷迷糊糊感觉有些困了，来到中心大厅，找了个沙发盖上毯子躺下。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被手边的手机震醒，大厅的灯已经亮了，墙上的投影机正在放《满城尽带黄金甲》，画面黑糊糊的，一看就知道是盗版。现代的盗版技术真厉害，前几天才公映，今天盗版就出来了。

电话是沈军打来的。“老大，你干什么去了？手机打了几次都没人接，还以为你出啥事情了。”这小子每次都是这样，得了便宜还卖乖。

“靠，害怕我出事也没见你来找我啊，别在这马后炮了。我在这睡了一下午，没事抓紧过来。”

“得得得，我和江伟一会儿就过来了。”

挂掉电话，看见好几个未接电话，其中三四个都是所里老秦打来的。肯定是局长老吴找他问罪了，所以才急着找我问情况。让你个老小子慢慢急去吧，可是被你害惨了。我收起手机又去冲了个澡，到更衣室换上衣服，来到酒店前厅等沈军他们。

我在大厅坐了足足快一个小时，喝完了四五杯茶，才看到沈军的宝马325i停靠了过来，这种宝马属于国产的，和人家7系列没法比，市场价也就四十多万，他小子不知道怎么才花了二十来万就弄到手了。

“你小子效率真叫个高啊，我都坐在这里等你一个钟头了。”看见他们进入大厅，我冲着他们嚷开了，这小子不嚷不出血。

“哎呀，老大实在对不住，几个客户太难缠，今天晚上的节目我包了。”沈军呵呵笑着，快步朝我走了过来。江伟跟在沈军后面，由于身材魁梧很像是沈军的保镖。

“江伟，你小子越来越壮实了。”我和江伟打了个招呼。

“陈哥，下午和沈哥实在是忙，对不住！”江伟笑起来很憨厚，“走，到后面找几个妞潇洒去。”

“得了，我没有你们那个爱好，整天就好这口，还是到后面酒吧喝点酒。”这两个家伙只

要说放松就是找小姐，不知道哪有那么多精力要放松。

我和沈军、江伟进酒吧后找了个桌子坐下，要了几罐啤酒。“老大，今天怎么想起找我了，有什么事情说吧？”沈军知道我平时很少找他，一找他准有事。

“今天在市司法局和老吴他们干了一仗，彻底吵崩了。”

“局长老吴？我靠，你不会吧，人家可是你的顶头上司，你是不是不想干了？！”沈军张大了嘴，似乎不相信我说的，“详细给我讲讲到底怎么回事。”

我把上午的经历给他们讲了一遍：“我不犯事，老吴也奈何不了我，我又不指望他提拔，也不给我发工资。他当他的局长，我接我的案子。”

“陈哥，你真够牛的，你这次玩大了。以后可要提防老吴给你小鞋穿。”江伟接着说了一句。

“切——”我做起了不屑状，“好了，不说了，喝酒！”拿起一罐啤酒干了，哎呀，太凉了，刺激得我浑身一激灵。“太凉了，服务员，来一杯Cocktail。”

“老大，你在这里坐会儿，我去和熟人打个招呼。”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两人已经起身向别的地方走去。“真是没义气啊！”一口将一杯Cocktail又灌了下去。

“先生，试试这个酒！”一个甜甜的声音传来，我不用抬头就知道是推销的酒水妹，大部分都是在读的学生。

她们通常会穿着短短很贴身的裙子，将青春曼妙的身材勾勒出来，身上挂着“明山啤酒”的飘带。我抬头看了一眼，火红的旗袍，甜甜的笑容，啤酒虽然不咋样，但美女一般是不好拒绝的。

“给我来十瓶！”我伸手在她后面拍了一把，滑腻腻的手感不错。我的动作并没有让她表现出什么不快，兴奋的表情倒是立刻在脸上表现出来，很熟练地从前台将啤酒给我端了过来。“谢谢你了，先生你慢用，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叫我。”然后给我留下一个甜甜的微笑飘然而去。

沈军和江伟不知道什么时候和两个女孩子聊得正欢。“重色轻友！”我愤懑地说了一句。回头把酒吧看了一圈，没有几个好货色。沈军和江伟在女色方面的品位就比我低多了，他们属于饿狼型的，好像饥不择食。这点我比他们强，乱七八糟的女人我是不会碰的。

啤酒真是好东西，用它来打发时间最好不过了。不一会儿，十瓶啤酒全下肚了。头昏沉沉的，眼睛也变得迷离起来，但是感觉还没有尽兴，朦胧中那个红色的酒水妹人影又过来了。

“小姐，再来十瓶！”我拿手指了指红色的人影。

“先生，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服务生。”仍然是甜甜的女音。

“我没说你是服务生，你只要卖给我就行了。”脑子越来越沉。

“先生，你说话文明点，什么卖不卖的！”甜甜的声音带着恼怒。

“刚才笑呵呵地卖，现在不卖了，你有问题啊？装什么纯啊！”我伸手过去想拉她一下，

但是眼前人影漂浮怎么也抓不住。

“无赖！”一声娇喝。

“你小子欠揍！”一个黑影突然晃了过来，感觉脸上受到了重重一击，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再次醒了过来，看了看是躺在酒店的房间里，想了好半天才回忆起来刚才被人揍了。今天怎么这么倒霉，他妈的挨批还挨揍！

“老大，你终于醒了。今天怎么自己喝那么多闷酒？和你过去的风格可不像，老吴不至于把你整得借酒消愁吧。”沈军那小子的声音。

“少在我面前提老吴，以后跟你们也断交了！我靠，我被揍了你们竟然没有一点反应，还在说风凉话，你们可真够义气！”我这次彻底被这两小子气晕了。

想当年高中为了帮这两小子打架，被社会上一帮混混追得一个星期不敢去学校。“他妈的昨天是谁打我，简直无法无天了。堂堂一个律师被人揍翻在地，我以后还怎么混？”

“老大，哪能呢，咱们兄弟你还不知道，那是磕头的交情。昨天都怪我们疏忽，你喝太多了。但是喝多了调戏谁不好你怎么去调戏她，你可真牛！”江伟凑了过来。

“调戏她？她是谁，我昨天调戏谁了？”我一头雾水。

“市长白少卿的千金，白晓琳。”提起这个女人，沈军眼睛好像放光一样，“我可是垂涎了好几年，没敢行动。你老兄可真行，不愧是我们的老大。”

“市长千金？靠，市长千金怎么了？”今天真够悲哀的，上午也是那个什么鸟白市长借助老吴的手把我给整了，下午又被他家丫头给打了，想想都郁闷。老白，你是不是跟我有仇啊！

“但是刚才打你的却不是白晓琳，而是副市长赵金平的儿子赵志强。昨天白晓琳好像是由赵志强陪着来酒吧的。”沈军补充着说道，“赵志强你是知道的，我和他也很熟。昨天怪我不在旁边，其实都是自己人。赵志强当场表示了歉意，我们也不好说什么，都是生意伙伴，关系不敢弄得太僵。”

“什么！赵志强？！我竟然让这个鸟人给打了！你小子还说自己人。”怎么这么倒霉，心中那个窝囊劲真是无以言表。“赵志强不是有老婆吗，还和白晓琳搅和在一起！”

赵志强平日游手好闲，在市里拉帮结派，借助老赵的势力扯虎皮拉大旗，承揽项目倒手转卖，帮人跑门子，等等。沈军老爸虽然是发改委主任，但是他很多项目只有通过赵志强才能搞到手。

“什么千金，和赵志强这样的货色搅在一起，还会是什么好鸟？男盗女娼！你小子也够没出息的，还垂涎好几年，我是真服了你！”为了腌臢沈军一下，说话时我表现出一脸的不齿。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赶到了所里，一进门就看见老秦滴溜溜地转。“我的陈少爷，你可把我急死了，昨天打你电话你也不接。局长老吴下午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到底出什么事

情了？”

“好你个老秦，还好意思问我。你这不是和老吴合谋整我吗？让我毫无准备地去接受老吴的大批斗，你居心何在？”我生气地质问道。

“你可是冤枉我了！我要是告诉你了，你肯定不会去，老吴同样要骂我。以前我提醒你让你不要接手那个案子，现在可好，捅娄子了吧？”老秦一脸无辜，停顿了一下继续唠叨，“我向局里的人问了一下，才知道你昨天下午和老吴闹翻了。唉，年轻人火气怎么这么大，适当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不就好了，和局里关系弄僵了所里不好交代。”

“老秦，你也别唠叨了，昨天的事情是我个人行为，出了什么事我一个人兜着。你们要是怕我连累所里，大不了把我扫地出门。”

“千万别！你可是我们所里的顶梁柱，你走了这个所哪里还能撑得住？”老秦讨好似的嘿嘿笑了一声，“回头这个事情我慢慢和局长老吴谈谈，我想应该没有多大问题的。”

老秦和稀泥的本事我知道，我也相信他的能力，这点在司法局都是出了名的，但是现在我不需要。“老秦，你不用费心了，用不着你这么做，别弄到最后你难堪。这个案子我是不会放弃的，而且我也不会向老吴认错的。”我可不想到手的十几万因为老吴就放弃，我有什么错？不让律师接案子，律师都喝西北风去啊。

“好好，这件事我不管，但是你以后要注意方式，不能过于急躁。”老秦非常了解我的性格，知道勉强不了，于是又和我说起了另外一件事情，“今年快到年底了，你的法律援助任务一件也没有完成，回头年度注册的时候市局那里说不过去，现在手头有一个你办办吧？”

“看看又来了，我自己手头的案子做不过来，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还法律援助？过去你不是帮我都糊弄过去了，你把案子交给助理小靳做，记到我头上，我再补贴点办案费给小靳。我一会儿还要去中院跟进一下案子，你帮我处理得了。”

“我都成了你的秘书了，主任这个位置应当让你来坐。”老秦摇了摇头，显出很无奈的表情。

“别别别，我的秦大主任，我对你这个位置可没有一点兴趣，你还是自己留着慢慢享受吧。”

第二章

处理完所里手头的事情后，我直接开车去了市中级法院，看看矿务局西山煤矿补偿金案子的进展情况，前两天打电话给立案庭的老王，老王一直推诿说正在研究，看来不亲自去一趟不行。

中级法院的办公楼在市里机关单位算是最好的，样式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两样，大楼下几十级的台阶。中国的法院建筑设计，完全是一种官本位思想，显示出自己的高高在上，不知道弄这么多台阶让人爬爬是什么意思，就不会从亲民的角度考虑问题吗？

前两年有个还算有些名气的法学学者提议法院不适合叫“人民”法院，说法院要实行精英化和职业化，“人民”二字给人过于平民化、大众化的印象。现在的法院与人民之间的隔阂已经够深了，如果真如这位学者所言，不知道这样的法院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法院。

我边走边胡思乱想，不知不觉来到一楼老王的办公室，老王正在向一个当事人解释政策，见我进来，示意我在旁边坐下。老王送走当事人后，立刻回过头和我招呼：“老弟，你来得正好，我也正要找你呢。”

“是不是案子已经立了？那我谢谢老哥了。”我嘿嘿一笑，其实是嘲讽一下老王，知道案子不可能这么容易就立下来了。

“别误会，哪能有这么容易。”老王还当真，竟然没有听出我话里的意思，“我是要劝你把这个案子撤掉的。”

“撤掉？！开玩笑吧，你给我个理由，这么明显的案子你竟然拖着不立，老兄你太不够意思了。”这个老王竟然“反咬一口”，让我主动撤掉，我陈锦荣什么时候撤过自己做的案子？！

“老弟，我虽然是立案庭的庭长，但也不是什么事情我说了算。和你明说了吧，这个案子市里领导打过招呼了，建议不要立案。”老王也是一脸无奈，“你知道我们法院的饭碗端在市政府手里，有些事情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我建议你让工人们撤案，和西山煤矿私下协商补偿问题。”

果然又是行政力量作怪。“你说的我早就猜到了，能协商解决我早就协商解决了，双方关于补偿数额相差太大，根本无法协商。你们不立案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个案子案情很明

确，是个铁定应当立的案子，你们不立我会上诉，我不相信市政府还能到省高院打招呼？”

“老弟，这事你别跟我说，能帮你我肯定帮你，但我确实当不了家。”老王还是那个样子，一摊手做出无奈状，“你还是回去好好和工人们商量商量，要求不要提得太高，我相信事情肯定能解决。”

“得了，我看我还是不在你这里耗下去了，反正到最后你还是用不能当家搪塞我。”我一摆手，“我还是抓紧想其他的办法，我不相信这么明确的案子竟然连案都立不上。”

从老王那里出来心情异常的沮丧，案子最怕拖，对老王虽然那样说，但是真那样来回折腾，耗不起那个时间。不行，得找个彻底的解决方式。想来想去，这件案子最大的阻力来自市里，直接去找市长交涉去。

市政府的大门比司法局的门更难进，询问、登记等弄了我十来分钟。市政府我来过多次，市长办公室位置我也很熟悉，但是没有进去过。我径直来到市长办公室门口，正准备敲门，对面过来一个年轻人，看样子属于秘书之类的。

“你好，请问你是哪一位，是找白市长吗？”语气比较客气，在市长身边工作的人素质就是不一样。

“你是白市长的秘书吧？我是明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锦荣，有点工作想向白市长汇报一下。”我装作和市长很熟的样子。

“是的，我姓郝。对不起，今天白市长下乡检查工作了。请问你预约过吗？”郝秘书好像相信了我的话。

“我没有提前预约，白市长应该知道这个事情，本想白市长会在办公室的。”我说得模棱两可，郝秘书肯定以为市长知道我要汇报工作这个事情。

“白市长今天可能不会回来了。这样吧，你有什么事情告诉我，由我向白市长转告。”郝秘书倒是很热情。

“那就麻烦你了，就说我想向白市长汇报一下矿务局职工追讨补偿金的案子，这是我的名片。”我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郝秘书。估计没有什么戏，现在的官员架子比天还大，哪会约见我这一介平民。

今天好像又很不顺，想办的事情一样也没有办成。做律师做到这个份儿上，也太郁闷了！从市政府出来，又到我代理的一家法律顾问公司处理了一些法律事务。

办完事情后已经五点了，公司的刘总想让我留下来一起吃饭，但是我实在没有心情，这两天乱七八糟的事情搅得心神不安，全身的郁闷和恼火无处发泄。

上次我把老吴晾在一边，不知道他后来作何“表示”了。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刘小丽，何不从她口中打听一下我离开司法局后的情况，另外潜意识里还有一种说不清想见见她的想法。

刘小丽接到我的电话时明显很意外，我约她到郊区的云梦山庄，说有事情想请她帮忙。没想到她竟然爽快地答应了我。云梦山庄离市区有十来公里，环境比较幽闭，档次达到了准五星标准。仅仅是去过那里一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

我驱车到了那里，将车直接开进山庄酒店地下一层停车场，停车时看到旁边有辆银灰色的法拉利612，车号为四个“8”，足可以看出是辆刚上牌的新车。这种车报价四百多万，在明山市很少见。看来又是明山市的牛人，只有他们才买得起这种车，上得了这个号。

停完车我到酒店服务台，安排了一些事情，然后在大厅要了一杯茶，坐在那里等待刘小丽的到来。大约过了半小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大厅外，我透过玻璃墙，看到是刘小丽来了。

她推开大厅门，左顾右盼了一下，看到了我。看得出来，她今天是刻意打扮过的，微卷的头发随意披散在后面，外面套着灰色的风衣，粉红色的毛衣外露，里面是白色的大翻领衬衣，白皙的脖子恰到好处地露在外面，下面穿着过膝的暗红色毛裙，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

“陈大律师，怎么会想起我了？请我吃饭，过去可是没有的事情。”刘小丽笑盈盈地朝我走了过来。

“看看，看看，贵人多忘事吧，上次在省城培训，半夜我还请你吃过蛋炒饭，你忘了？”我笑着说道。

“你还好意思说，堂堂大律师在大省城就请我吃蛋炒饭。”刘小丽“咯咯”笑着走到了我的面前，一股兰花般清新的香气在我四周弥漫开来。

“不管吃什么，那可是代表我的心意。我们到后厅去吧，今天正式请你吃点东西。”我边打趣，边弯了一下腰伸手做出请的姿势。

刘小丽嫣然一笑，看得出心情很好。

我们进入我预定的雅间，房间很大，但是布置却显得精致，房间回荡着舒缓的轻音乐，一张古朴的屏风将整个房间大致隔开，外面是一个小吧台，有一个专门的服务员，里面是一张仅够两人的小餐桌（原先是个大餐桌，我特意提前让酒店换成小的），旁边有一个大鱼缸，鱼缸上摆满了兰花之类的绿色盆景。

落座后，她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拢了拢头发，一股女人的体香顿时弥散开来。过去我对她没有仔细观察过，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但是今天见到她却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大律师，今天为什么专门请我到这么好的地方吃饭，难道有什么事情有求于我？”说完，她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哈哈，还真让你猜对了。”我故作潇洒地笑了一下，“确实有点事情向你请教一下。”

她听后又是微微一笑，但表情似乎有点失落。我知道女人的那点心思，又半真半假地说道，“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情，最主要的是好长时间没有和你这位美女单独见面交流，有